

「歲時吉慶：院藏節令文物精粹」 特展介紹

■ 賴玉玲

在物終歲更的新年之際，國立故宮博物院由清宮舊藏為主的典藏中，列舉與節令、節慶有關的古籍、文獻、器物、書畫文物，一窺源自北方民族的清朝，在常與非常時間的儀式和慶祝活動，及其展現的文化特色，從而理解和認識時間的各種樣子。

時間是什麼樣子？人們常會感嘆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容易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時間」，可以用什麼方式來理解、認識和記憶？現在慣常用「過一年，長一歲」做時間計算，在過去卻有「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¹依據：地球繞太陽轉一周、四時祭祀一輪、小麥收成一次，以及草木更替一回的不同計時單位，年歲在不同時代有不同名稱的使用。跟著北方民族清朝的常與非常時間的活動，探看由時間展現的文化特色，從而理解和認識時間的各種樣子。

年歲時序

清朝是外族建立的政權，保留有源自女真族的習俗，依季節變換來決定作息和安排行事之外，由於入關前就接觸明朝典制和文化，也同時繼承了各種漢族節儀。在季節變換的時候，清朝既在節令活動上嶄露滿、蒙風俗習尚，又遵行辦理各種漢地節慶，具體表現多元民族文化共存的特色，也傳達對傳統時間觀的繼承和實踐。

過去人們從大自然氣候、物候的觀察和日

常生活經驗中，總結出一套可以應對和適應環境變換的法則，並且在特定時節進行各種相應的儀式和活動，因此《爾雅》根據天文曆法釋義，定義四時：「春為發生，夏為長成，秋為收成，冬為安寧」²（圖1）。又《逸周書》記載傳統依據蟲鳴、雷響或動植物現象，歸納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六氣為一季，四季為一年；一年有二十四氣，每季十八候，共七十二候的時間計算。³明代文震亨（1585-1645）為居家布置的掛畫內容，寫下每月對應景致、草蟲或歲時活動，也傳達出應和環境變換的時間觀（圖2）。而明朝吳彬（1573-1620）結合南京名勝景點，依時序圖繪有元夜、蠶市、鞦韆、浴佛、端陽、結夏、中元、玩月、登高、閱操、大儺和賞雪等十二個月份節俗的〈月令圖〉。乾隆朝以圓明園建築為背景，描繪應對十二個月份變換的風俗畫〈十二月令圖〉，在一月圖有觀燈、賞梅，以及看月亮、放煙火、設花燈和各式技藝表演的構圖，既傳達一月代表節日的元宵節習俗，也是清朝對月令的認識。嘉慶朝六方造型的粉彩花鳥紋筆筒，描繪有春季的牡丹、芍藥、月季；夏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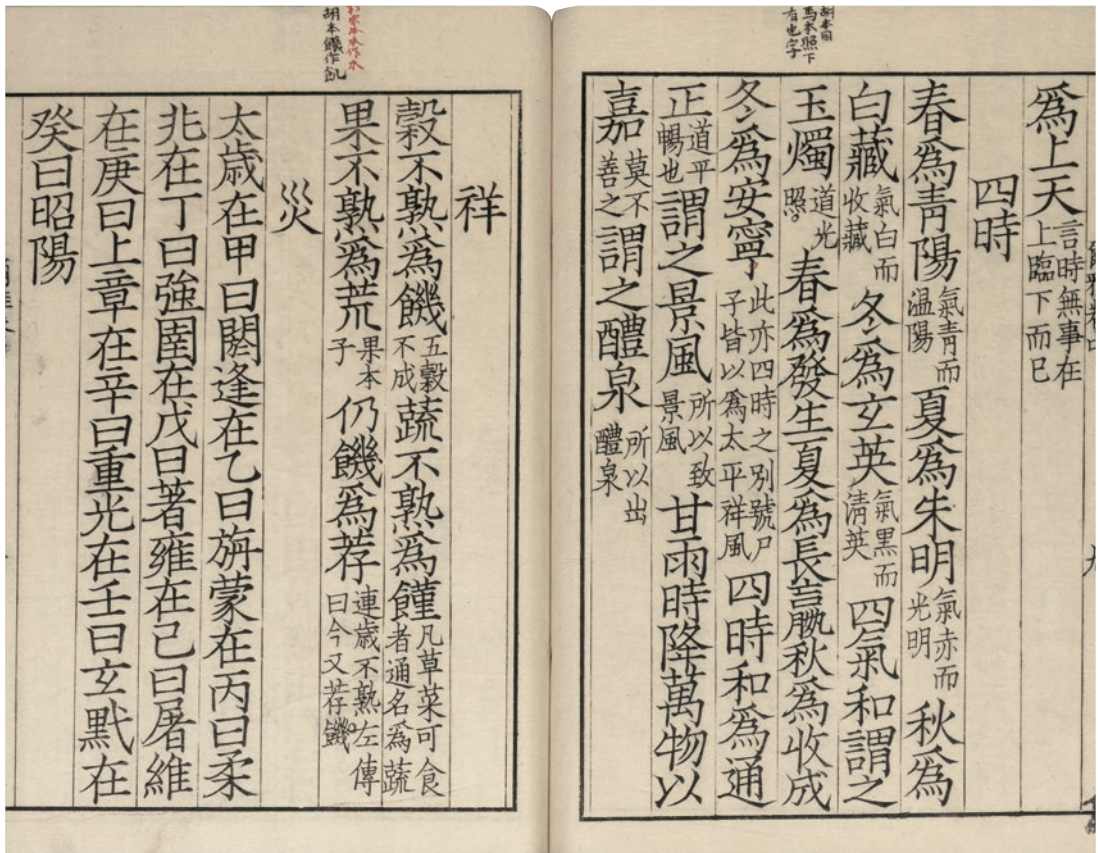


圖 1 晉 郭璞注 《爾雅》 〈卷中·釋天第八〉 清光緒間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初印校樣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觀 0094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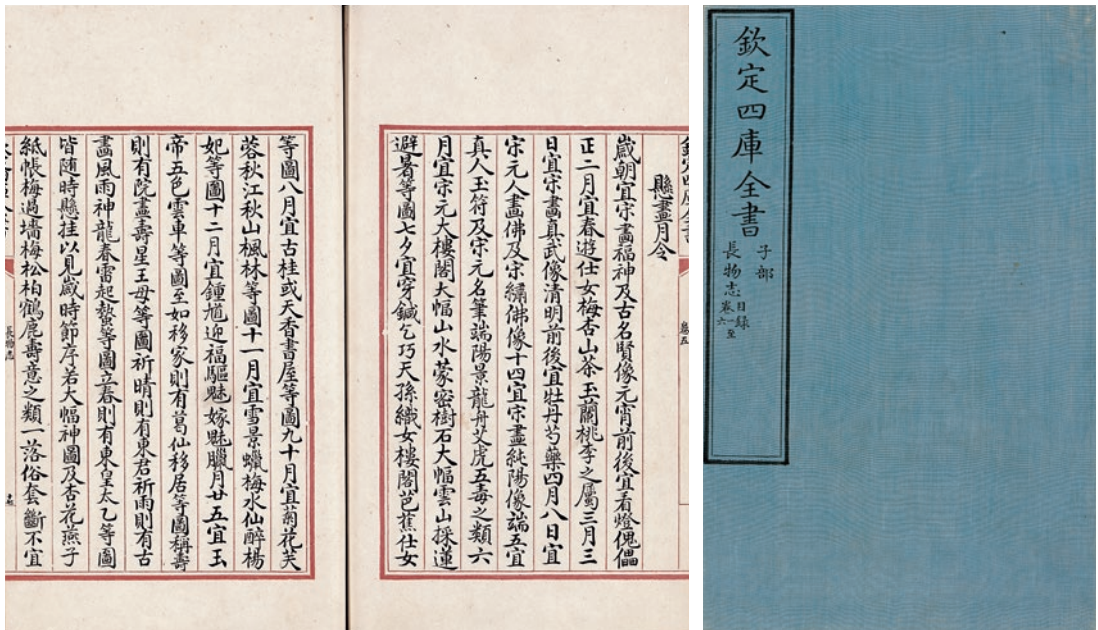


圖 2 明 文震亨 《長物志》卷 5 〈書畫·懸畫月令〉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 019648



圖3 清 嘉慶 粉彩花鳥紋六方筆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瓷 011044



圖4 清 高宗撰 《御製詩五集》卷42 清乾隆間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00282

的蓮花，秋季的菊花，以及冬季白梅等不同季節的代表植物，透過器物演示出四季姿態（圖3）。

此外，乾隆朝由張若靄（1713-1746）繪圖，莊有恭（1713-1767）節錄《禮記注疏》月令篇及相關註釋的《墨妙珠林》，依據氣候特點或農作生長狀況命名，以圖文並置方式講述二十四節氣的各種樣態。余省（1692-1767）所繪圖的《墨妙珠林》，則是以「二十四番花信風」為主題，用農曆十二月「小寒」至三月底「穀雨」花卉的生長，表現時間的變化，也就透過書畫、器物上月令、四季、二十四節氣等不同主題的呈現，讓時間處處可見。

三節同樂

節令反映了傳統智慧和生活趣味。清朝自順治八年（1651），制定元旦、冬至、萬壽節為三大節，⁴ 每年的節慶就以冬至祀天、新正朝

會、與萬壽聖節最為隆重，從清朝三個非常時間，傳達對環境變化的應對，以及代代相承的人和自然互動。

一、冬至

冬至是寒冬進入逐漸要消寒的時候，也是下一個節氣循環的開始。清朝規定皇帝除了在登基時表示「受命於天」，要祭告天地外，又遵循傳統帝王冬至必須祀天的禮制，清帝在每年冬至日盛裝，親自到天壇圓丘壇進行祭拜的敬天儀式；隔天皇帝到皇極殿行禮，以及太和殿接受大臣朝賀。在祭天禮前，進行正心誠意的齋戒，不讞刑獄，禁止宴會、聽樂、飲酒、茹葷，也不問疾、弔喪、祭神和掃墓；期間包含清帝以及陪祀大臣，在胸前佩戴正背面分別嵌滿漢文「齋戒」二字的齋戒牌來警示。

而清宮面對逐漸寒暖轉變的氣候變化，自冬至日起，張掛以九為數，計算至「九九」八十一

天寒盡的「消寒圖」。又有「陽」字諧音的三羊開泰圖，以及由八旗表演滿人傳統冰嬉技藝，迎接陽氣回升。《國朝宮史續編》記：「每冬太液冰堅，令八旗與內府三旗簡習冰嬉之技，分棚擲采球，互程起趨捷，並設旌門懸的演射，用嫻肯伐止齊之節，皆輪番閱視，按等行賞，以為常例。」⁵ 清朝的冰上競技，既是歲末軍事訓練的展示，也被當作一項年終賞賜來朝外藩、使臣觀看的應景娛樂（圖4）。

二、元旦

清朝宮廷的元旦活動，從前一年的臘月到正月十五日的元宵，包括祭祀、請安、朝會、宴請、看戲活動，反映清代的元旦節俗。從臘月二十三起，清宮根據東漢宣帝（西元前91年～西元前48年）時陰子方在臘日（冬至後第三個戊日）用黃羊祭灶的故事，於坤寧宮舉行祭灶，開始年節的祭拜。到新年期間，有堂子（tangse）祭天和坤寧宮祭神。早在努爾哈齊（1559-1626）

起兵前，堂子就是愛新覺羅氏的祭天祈報場所，清帝慣例在元旦清早要到堂子行禮（圖5）。到年初二，清朝皇后住所的坤寧宮，同時也是日常祭祀馬神、灶神，以及以佛、菩薩為主諸神的地方要舉辦祭神儀式。祭天、祭神典禮都由溝通神、人的神職薩滿（saman）藉固定儀式、滿語祝辭，戴神帽、束腰鈴，用邊打神鼓邊行走的跳神方式祈福，表現濃厚滿人文化特色。

祭拜儀式之外，為慶賀新的一年到來，清宮內懸掛應景的春聯、門神、宮訓圖和歲朝圖，由皇帝明窗開筆，又使用各種吉祥、喜慶寓意的陳設，充滿吉慶氣氛。清宮門聯是用墨筆寫在白絹或紅絹上，裝有邊框，懸掛在宮殿朱紅色的柱子上，顯現有別漢族傳統的特色。而每年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張掛春聯、門神外，後宮的東、西六宮也掛上講述歷代后妃美德故事的宮訓詩和圖，以做為清朝后妃榜樣（表一）。直到新年的二月二日，宮訓圖和門神、門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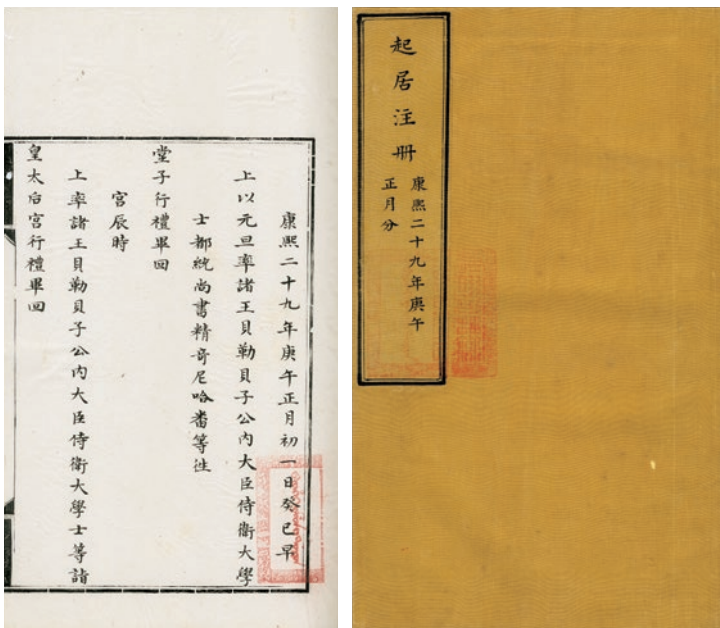


圖5 清 起居注館編 《康熙起居注冊》 康熙二十九年正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04466

表一 清朝後宮張掛宮訓圖

作者整理製表

清朝後宮	宮名	宮訓圖名
東六宮	景仁宮	燕姑夢蘭圖
	承乾宮	徐妃直諫圖
	鍾粹宮	許后奉案圖
	延禧宮	曹后重農圖
	永和宮	樊姬諫獵圖
	景陽宮	馬后練衣圖
西六宮	永壽宮	班姬辭輦圖
	翊坤宮	昭容評詩圖
	儲秀宮	西陵教蠶圖
	啓祥宮	姜后脫簪圖
	長春宮	太姒誨子圖
	咸福宮	婕妤當熊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清）于敏中編，《國朝宮史》，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據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文津閣本影印，卷8，《典禮四》。



圖 6 清 乾隆 金顯永固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5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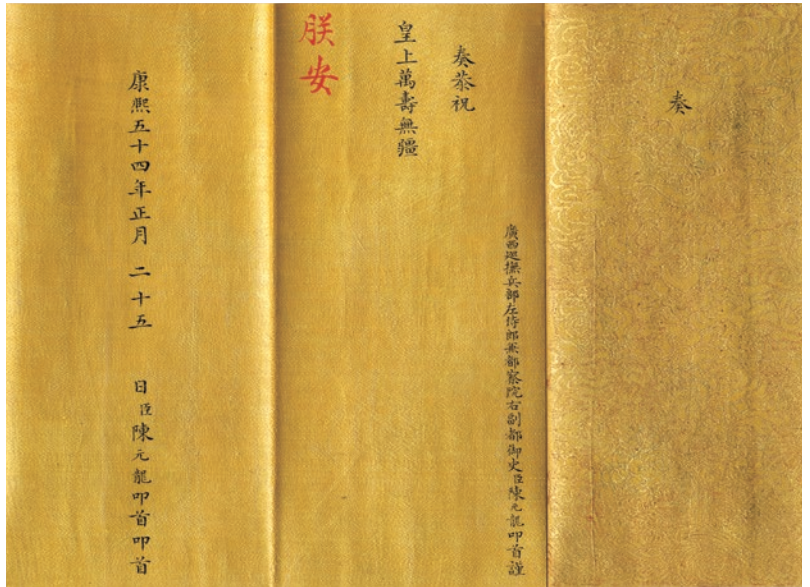


圖 8 清 廣西巡撫陳元龍 《奏祝萬壽》 康熙 54 年正月 25 日 4 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02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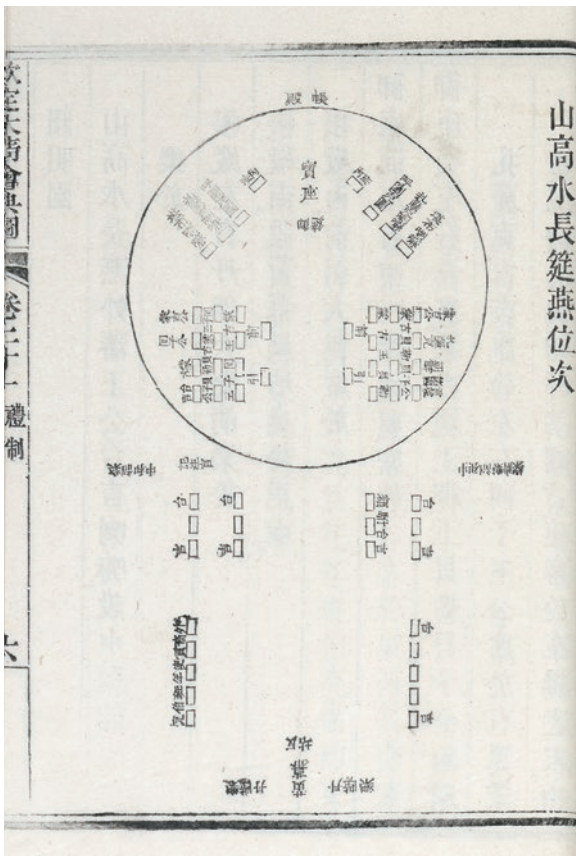


圖 7 清 托津等奉敕撰 《欽定大清會典圖》卷 21 〈禮制〉 嘉慶二十一年揚州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13274

表二 清朝皇帝、皇太后萬壽誕辰表

作者整理製表

清朝皇帝誕辰	
世祖順治皇帝	崇德 3 年 1 月 30 日 (1661 年 2 月 5 日)
聖祖康熙皇帝	順治 11 年 3 月 18 日 (1654 年 5 月 4 日)
世宗雍正皇帝	康熙 17 年 10 月 30 日 (1678 年 12 月 13 日)
高宗乾隆皇帝	康熙 50 年 8 月 13 日 (1711 年 9 月 25 日)
仁宗嘉慶皇帝	乾隆 25 年 10 月 6 日 (1760 年 11 月 13 日)
宣宗道光皇帝	乾隆 47 年 8 月 10 日 (1782 年 9 月 16 日)
文宗咸豐皇帝	道光 11 年 6 月 9 日 (1831 年 7 月 17 日)
穆宗同治皇帝	咸豐 6 年 3 月 23 日 (1856 年 4 月 27 日)
德宗光緒皇帝	同治 10 年 6 月 28 日 (1871 年 8 月 14 日)
宣統皇帝	光緒 30 年 1 月 14 日 (1906 年 2 月 7 日)
過萬壽節皇太后誕辰	
崇慶太后	康熙 30 年 11 月 25 日 (1692 年 1 月 12 日)
慈禧太后	道光 15 年 10 月 10 日 (1835 年 11 月 29 日)

資料來源：整理自(清)趙爾巽編纂，《清史稿》，〈列傳〉。

同撤下，結束清宮的春節。

正月初一又稱歲朝，在一年開始之際，清宮會在宮殿桌上陳設時令或有吉祥寓意的花果、古玩，作為「歲朝清供」，並懸掛吉慶畫作迎接新年：〈三陽開泰〉圖，表現冬去春來的意義。太平有象背馱懸掛磬的戟之寶瓶、插飾卍字與雙魚圖紋的如意，意含「太平吉慶」、「萬事如意」、「年年有餘」。萬年青是長青不凋的吉兆，又諧音「萬年清」，而格外受到清朝的重視，成為清宮年節經常陳設。此外，內廷在每年元旦子時，由清帝於養心閣東殿開筆，在代表政權穩固的〈金甌永固杯〉中（圖6），倒入傳統元旦時為小孩賀歲及長者延壽的屠蘇酒，同時使用玉燭長調燭臺，象徵風調雨順；再持萬年青筆寫下新年祝願。而後文武官員進宮向皇帝拜年的朝賀，文學侍從之臣進呈應景的「春帖子詞」，構成清朝在新年開端的重要習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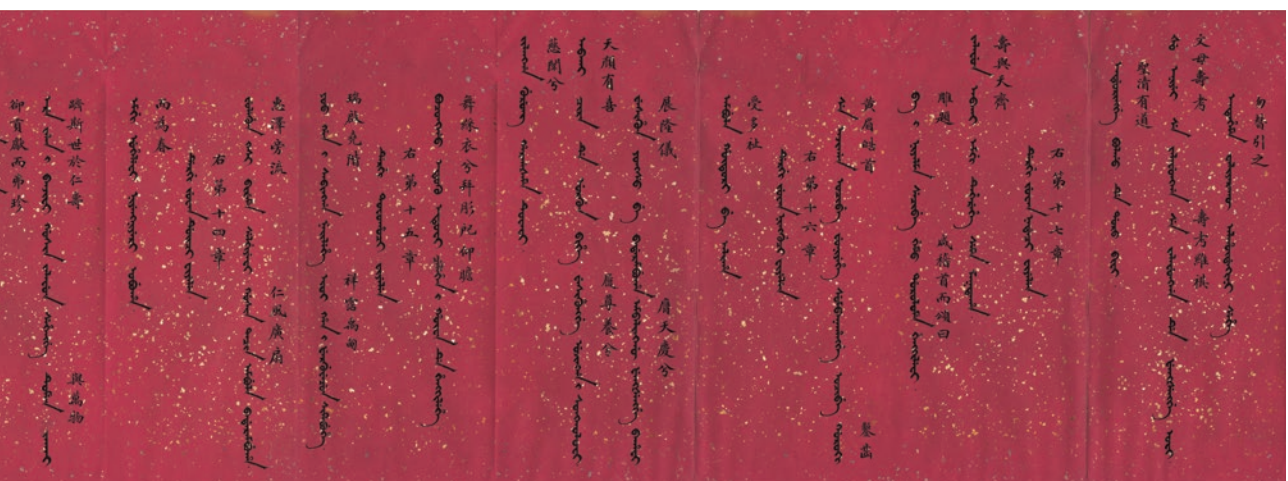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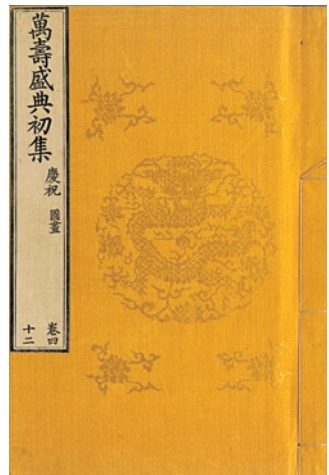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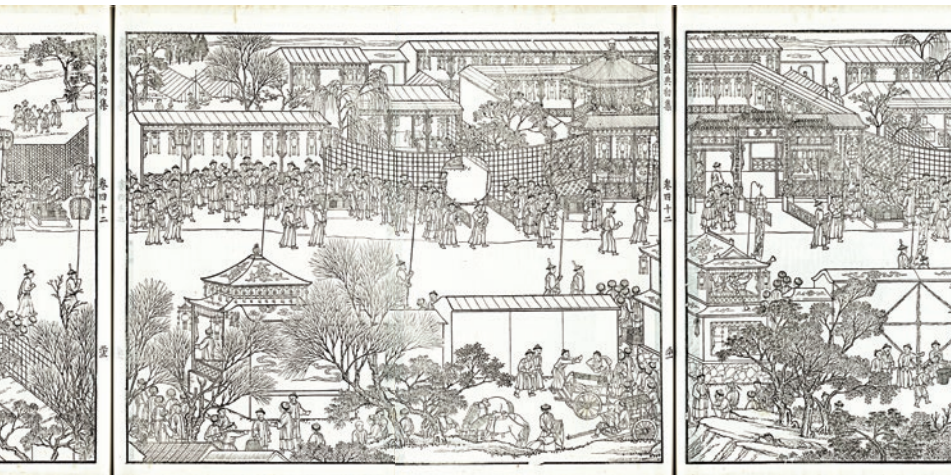
過年期間皇帝又透過宴請大臣和外藩、參加家宴、舉辦千叟宴等筵燕，與宗室、百官和藩部聯絡感情，歡聚共飲，一同迎接新年。清帝每年元旦接受各方朝賀後，在太和殿設宴準備九為吉數的桌、羊、酒，同時賞賜大臣應景的人參、鹿肉和瓜果等物。尤其是鹿肉有福祿的寓意，對滿人是隆重的禮物，鹿尾更是珍饈。特別是始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六十歲萬壽，特意為各地來祝壽的老人們舉辦千叟宴，而後歷康熙、乾隆、嘉慶三朝都在年節期間設宴，並寫入清朝典制。另一個春節期間的特殊聚會是重華宮茶宴，清帝和臣子一同品茗以雪水沃松實、梅英、佛手烹煮的三清茶，一邊賦詩的三清茶宴，蔚為佳話。

正月十五的元宵節，是清朝過年的最後一天，清宮在賞燈、看戲、觀煙火、吃浮圓子中過元宵節。《帝京歲時紀勝》記載：「城市張燈，

自十三日至十六日四永夕，金吾不禁」，⁶清朝在元宵節當天，人民會懸掛花燈、表演百戲，徹夜享樂，清帝則選擇在用來避暑、聽政的皇家園林中度過。圓明園一隅的「山高水長」是皇家禁軍操練和宴請外藩之處，清廷常在元宵節設有宴請外藩使臣的蒙古包（圖7），並且設置稱為「鰲山」的大型煙火。承德避暑山莊東北隅的萬樹園，被乾隆皇帝列為三十六景之一，也常是元宵節宴請蒙古諸部落首領和外國使節，共賞樂舞、焰火、馬技、雜藝等娛樂表演的國宴場所，為清朝宮廷的元宵節增添熱鬧氣氛。

三、萬壽

萬壽節是清朝的盛事，與元旦、冬至並列為清宮的三大節日。清代帝后之中不乏高壽者，但得享萬壽盛典的只有康熙帝、崇慶皇太后、乾隆帝、嘉慶帝和慈禧皇太后五人（表二）。清廷為皇帝誕辰辦理慶祝儀典，又為普天同慶，依照慣例由軍機處召集各部院大臣商定章程，頒下恩詔。康熙皇帝六十歲生日時，就推恩設宴款待各地來祝壽的老人，又推及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年逾六十五歲，以及包衣佐領下七十歲以上老婦也比照辦理宴席。而臣子們在清帝萬壽時呈送祝賀摺外（圖8），又常有為皇帝立經壇、建龍亭、立碑載記功德之舉。尤其清康熙五十二年，臣僚迎合康熙帝六十歲壽辰，奏請將當次慶典相關事宜彙集成《萬壽盛典初集》（圖9），以紀其盛。因此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萬壽的時候，也仿照編纂含圖文的《八旬萬壽盛典》，將民衆夾道，迎鑾呼祝的景象留下圖繪紀錄。此外，奏准入京參加萬壽慶典的王公大臣列隊入朝，外藩屬臣也遣使朝賀。康熙帝的六旬萬壽盛典時，臺灣原住民也與蒙古藩部的王公貝勒、貝子，安南、朝鮮、南掌國陪臣，四川、甘肅土司一同在祝



壽之列。又西藏方面自清順治年間（1643-1661）以降，視清朝皇帝為文殊菩薩化身，不只使用「文殊菩薩皇帝」、「文殊大皇帝」作為致書清廷的啓頭語來稱呼清帝，在萬壽節時也敬獻哈達等禮敬法器的賀禮。

在遇到得享萬壽盛典的皇太后生日，由皇帝宣讀表文。光緒二十三年（1897）慈禧太后的壽誕，禮部依例頒布壽宴時由大臣們著朝服、佩儀刀做對舞表演的喜起舞樂章式外（圖 10），⁷也由光緒帝在筵席上，跳滿族特色的宮廷慶賀舞蹈來祝壽。為應對各國特使的呈遞祝壽國書，清朝除了頒贈給使臣綢緞、荷包、瓷器外，也回應以光緒七年（1882 年 2 月 7 日）開始出現用來頒贈給外國人的勳章。在萬壽慶典期間，王公百官、各地方紳民敬獻禮物和祝福。除了呈獻無疆壽量頌、⁸藏文長壽祈請文（丹書克），由於清代無量壽佛有祈求長壽的意涵，有王公大臣們趁萬壽節紛紛鑄造佛像，作為祝賀聖誕的獻禮之舉。另為乾隆皇帝母親崇慶皇太后（1692-1777）六十大壽，特別根據《法華經》典故，繡製各式萬壽無疆圖文的「百福莊嚴相」，傳達莊嚴隆重的祝福（圖 11）。而萬

壽筵宴上用的萬壽無疆琺瑯碗、刻飾有「萬壽無疆」字體的如意，具德祿長壽象徵的玉壽星、集結吉祥祝壽印記的「天章演範」，以及有健康長壽意象的月季、石竹、藍菊及靈芝等花卉植物的畫作，都是做為傳遞萬壽節深切祝福的禮物。

四時接應

傳統時間依照天象規律、祭祀行事和農作收穫而展開。清朝的時間，隨《爾雅》：「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安寧」的四季變換，表現雜揉漢地習俗和滿蒙風尚的特色，以及依照季節、物候的變化而發展出多姿多采的樣態。

一、春：發生

春季是植物開始發芽生長，冬眠動物甦醒的萬物復甦時間，漫長而寂寥的寒冬裡，忽見河冰解凍，草木萌芽，萬物甦醒，自然界的一切都動起來，一年也由應對草木復甦而來的農事推動開始。清朝的勸農行動，先由順治帝制定清帝每年仲春向農壇獻祭，到豐澤園親耕，藉皇帝掌耒三推，而後各王公大臣依序五推、九



圖 11 清 范瑤集 《百福莊嚴綉相》 清藍線綉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佛 000480



圖 12 清 《大清雍正五年歲次丁未溪口全書》 雍正五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17433

推的過程，展演示範性耕作的耕耜禮。又在清帝親耕前，擇日預做的「演耕」中，表現清朝對農業高度的敬審態度。到乾隆七年（1742），乾隆帝選定豐澤園之北育蠶，隨後又制定由皇后主持養蠶到織布過程的親蠶禮，宣達對農事的重視。此外，宮廷收藏的器物上可見刻劃農夫耕作的圖示，又依傳統「十二律」命名的「十二禁禦圖」，在春季的二月畫作中，就特別描畫有荷鋤而行的農人。此外，清廷的春季也依照漢族傳統，有由欽天監擇日舉辦鞭打春牛儀式，用以象徵春耕開始，同時祈求豐收，推動地方紛紛在立春前後的扶犁、鞭打春牛活動，達到上行下效的勸農效果（圖 12）。

而春季代表節日的清明，在春分後的第十五天，連同宋代以前有「小清明」之稱的三月三上巳日，是傳統舉辦祭祀的時間，相關的習俗活動就包含掃墓、踏青、放風箏。人們會在這天臨水洗濯，以祓除不祥，並舉行春遊踏青和文人雅士集聚的曲水流觴活動。《帝京歲時紀勝》對清代在清明掃墓的描述：「清明掃墓，傾城男女，紛出四郊……各攜紙鳶線軸，祭掃畢，即於墳前施放較勝。」⁹由於放風箏

隱含有「放晦氣」的意思，就被延伸成為清朝在春季的一項特別活動。

二、夏：長贏

夏季是一年第二個季節，是生物展現旺盛生命力的時間，在這個一年當中最炎熱的時候，清宮透過各種避暑活動，應對夏天苦悶的暑氣。先是清朝皇帝在三月十五或二十五日，開始改穿夏服，使用織玉草或藤絲、竹絲，帽沿外敞，帽頂上用紅色纓穗綴飾的夏朝冠。而為了要躲避紫禁城封閉悶熱的暑氣，清朝的皇家園林因而兼具政治莊嚴與日常休閒的功能。在康熙帝以後，清帝常將圓明園作為夏季避暑和辦公之地，居園時間甚至超過在紫禁城。另一個清朝皇帝夏天經常去的地方，是位於長城口外的承德避暑山莊（原稱熱河行宮）。康熙帝（1654-1722）、乾隆帝（1711-1799）自五月至九月、十月之間會前往山莊避暑、理政，以及進行秋季的圍獵，創建出清朝獨有的園居理政特色。

面對夏天的炎熱天候，冰、扇子和解暑藥是清廷夏天必備要物。歷史上在西周就有用冰消暑的記載，清朝則是會用前一年冬季預先窖存的冰，提供祭祀和皇室貴胄使用，也設冰場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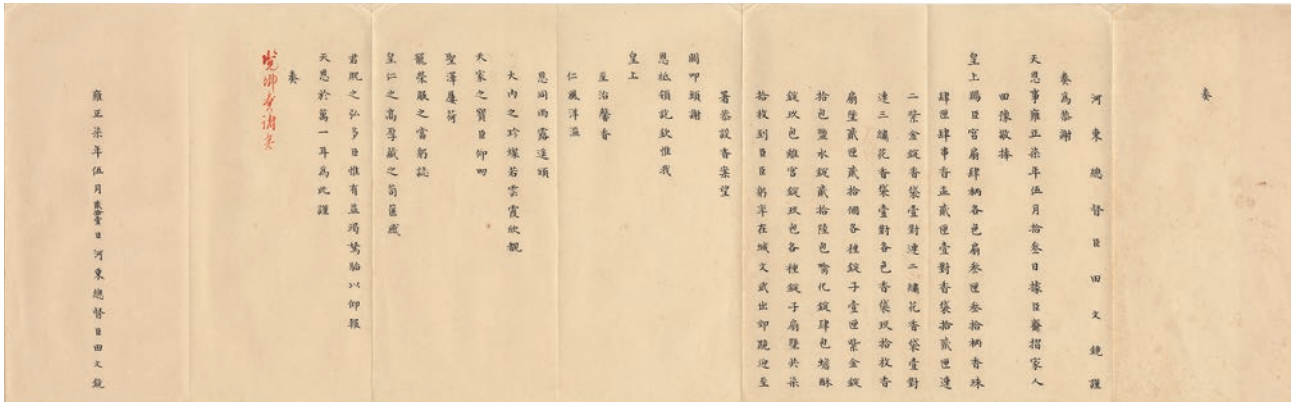


圖 13 清 河東總督田文鏡 〈奏謝恩賜宮扇四柄〉 雍正 7 年 5 月 21 日 8 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15205

紓解民衆在夏天的煩渴。此外，搨風驅熱的扇子是地方夏季應景的上貢物；而清朝由大內特製消解暑熱，兼有禳解災異功效的「錠子藥」¹⁰（圖 13），除了以避暑藥賞賜給臣子，也做成兼具保健和風雅的扇墜，都成為清帝在端午節前後賞賜大臣的應景物。

夏季的代表節日是農曆五月五的端午節，配合節氣、節儀和節物，又有五月節、重五節、天中節、午日節、端陽節、菖蒲節、浴蘭節、龍舟節、粽子節等等別稱，並以趨避暑熱疫病和划龍舟、吃粽子做為主要節俗。每逢端陽時節，清帝召集大臣到皇城西邊的西苑，同登大龍船遊湖，或到圓明園觀看龍舟競渡，喝加入菖蒲的雄黃酒、食用各種角黍、張掛端午應景畫，做射金盤粽子遊戲。又有比照「鬪（鬥）草」（又稱鬥百草）的端午民俗，清宮在各殿懸掛艾草驅毒，也將蜈蚣、蛇、蠍、蟾蜍和蜘蛛（或壁虎）等「五毒」紋樣放置物件上，藉貼五毒符或使用五毒圖樣的器物來禳毒避邪，呈現清朝兼具南北方五月五風俗的清朝夏季風情。

三、秋：收成

秋季是收穫的季節，天氣轉趨溫和宜人，

在豐收的氛圍中，北方民族的清朝藉打獵，展示騎射技藝，也仿效漢俗吃月餅，表達團圓歡慶。清朝自康熙帝開始，清廷在秋季的重要活動是舉行狩獵，即使繼位的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未曾舉行，也降旨後世子孫「當習武木蘭」，指的就是每年中秋節之後，皇帝帶領滿、漢大臣，蒙古王公及八旗兵丁，進行 20 天左右的「木蘭秋獮」。秋獮既展示滿人傳統的騎射技藝，也有連絡蒙古外藩目的，讓蒙古各部未出過痘的王公，每年輪流以「圍班」取代進京朝覲，到木蘭圍場依序進行布圍、觀圍、行圍、罷圍的狩獵活動，以及到避暑山莊接受筵宴招待，觀看詐馬、相撲、什榜和教跳的「塞宴四事」表演（圖 14）。而清廷為持續辦理秋季行圍，將偌大的木蘭圍場規劃成禁區，按照地形分 72 處小圍，每年只在部分圍內狩獵，以利獸類繁衍。但是到乾隆末年，乾隆帝在秋季的詩作已經提及圍場被私墾；嘉慶帝繼位後，圍場生態更被破壞，發生「鹿隻已屬無多」情況，清朝用來展示騎射技藝的木蘭秋獮，最終在道光四年（1824）停止。

然而清朝的秋獮，從清宮所收貯射箭時戴在拇指上拉弓扣弦的扳指，以及孝賢純皇后富

察氏（1712-1748）為乾隆帝參加行獵，進呈滿人傳統用鹿尾細毛為線所縫製的火鏢荷包，都為清朝具有民族特色的秋季行獵活動作註腳。此外，秋獮的收穫主要是鹿，因為鹿肉在入關前就是女真人的重要肉食，入關後除了做為祭品，清制甚至有歲暮時，要對諸王公大臣賞給鹿肉的規定。因此秋獮之後皇帝將收穫的鹿肉賞賜臣子，就是送給有福祿意義的珍貴禮物。在秋獮終止後，珍貴的鹿肉繼續以貢物形式進獻，持續做為清帝對臣子傳遞祝福的賞賜。

在秋季代表節日的中秋節時候，清朝比照漢族傳統節日舉行各種中秋的賞月、宴樂，清帝常選在避暑山莊三十六景之一的「雲山勝地」，或在有清朝最早戲臺的圓明園度過佳節。特別是應皇帝每年到皇家園林避暑、理政行程，圓明園戲臺的同樂園是搬演中秋承應戲之處（圖 15）。而中秋節傳統應景的月餅，也被在清朝延續做為中秋的節食，並作為賞賜中外臣屬、

使節的中秋禮物。清宮中秋節就從拜月、看戲、吃月餅中展開，尤其乾隆帝八月十三過生日，萬壽節和中秋節往往連在一起舉辦，使得乾隆朝的八月十五的中秋節又格外隆重。

四、冬：安寧

冬季是一年最後的季節，萬事、萬物逐漸進入休息和整頓的安寧狀態。在歲暮時候，皇帝領銜封蠶、軍隊演示戰技、人們休養生息，準備結束一年和迎接新年。清帝在九月十五日或二十五日到上元節期間，以十一月初一日為界，區隔出兩個階段，換季改穿兩種不同皮毛形制的冬朝服，並由欽天監擇日「封寶」（封蠶），直到元宵節過後才恢復辦公。工部須在冬至過後半個月進行伐冰、藏冰的工作，以備來年宮內各處消暑降溫、食物保鮮、祭品冷藏，以及六部官員和皇族貴胄的夏季解熱需求。又繼清帝帶領的大規模秋獮活動後，各地駐守的軍隊上行下效，也利用冬季農隙時間展開圍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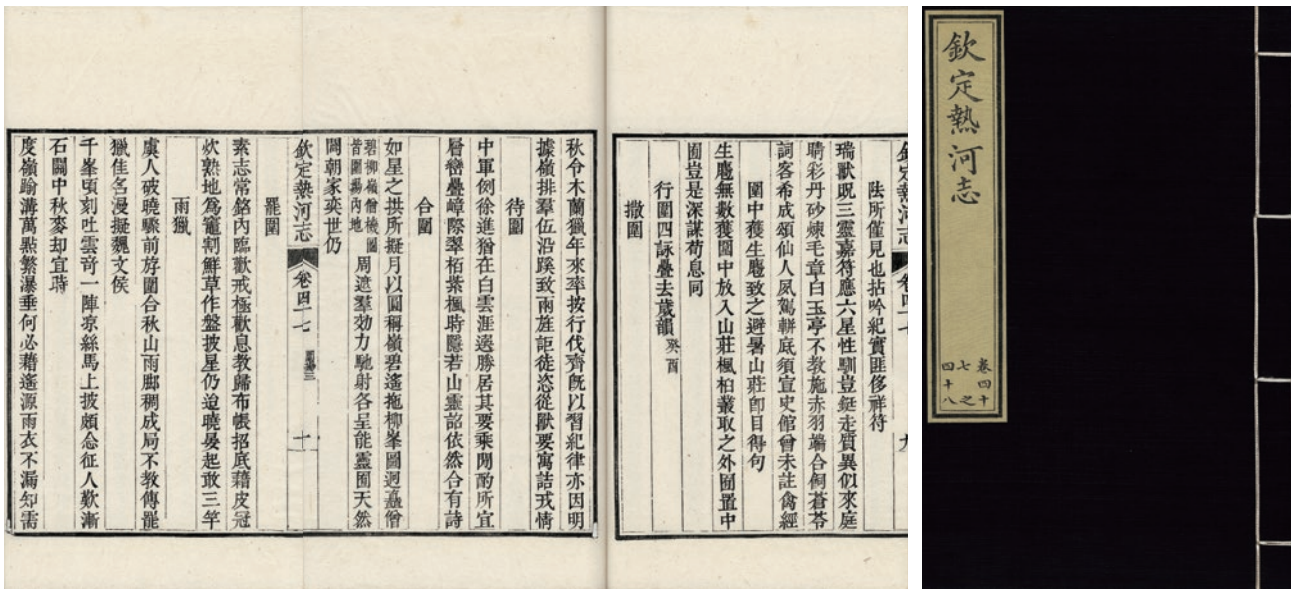


圖 14 清 和坤等纂修 《欽定熱河志》卷 47 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29369



圖 15 清 高宗撰 《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冊 2 「坐石臨流」圖右側為同樂園 清乾隆十年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240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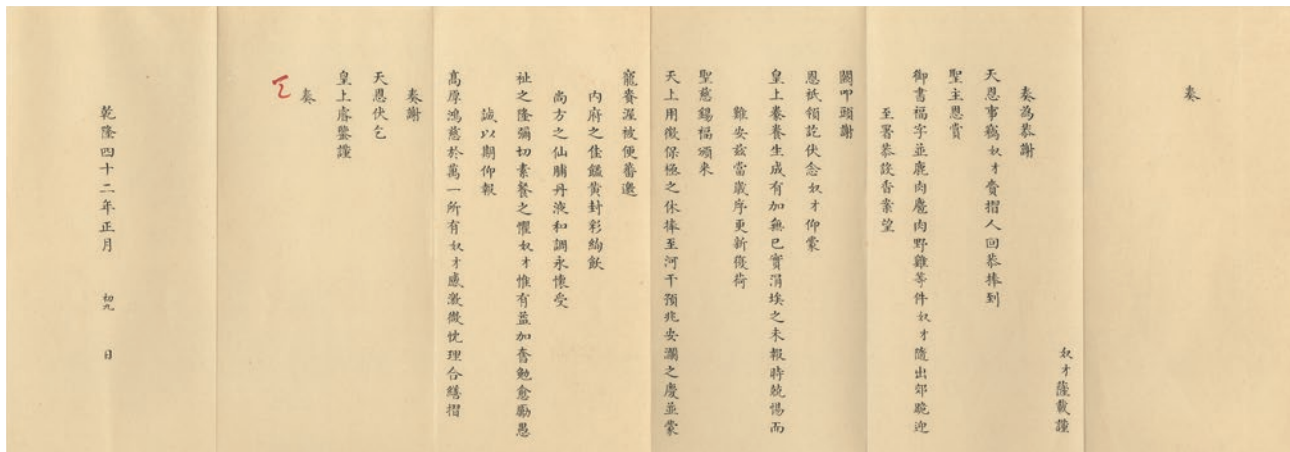


圖 16 清 薩載 《奏為恭謝恩賜御書福字及鹿肉等物事》 乾隆 42 年正月 9 日 7 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56337

軍事訓練外，清廷應作物完成收成的週期，又以合祭傳統農業有關的「八蜡」諸神的儀式，¹¹ 祈求來年不降災害，再重申對農業的重視。

另一方面，清朝為迎接新年到來，從康熙

帝開始，年節時由皇帝開筆書「福」字，賞賜大臣和內值人員，以後逐漸成為定例。清帝每年年末會先到北海的闡福寺行禮，取「闡揚福德」之意，然後在臘月初一到重華宮預先寫下

福字，留做農曆十二月二十日後，頒送大臣收藏的新年禮物（圖 16）。嘉慶朝之後，皇帝在歲末書「福」外，也常加寫「壽」字，甚至將「龍」、「虎」、「喜」之類的應景吉慶字一起送出，讓祝福加乘。此外，滿人舊俗取「祿」吉祥寓意，在祭祀時使用的鹿肉，入關後持續被視作珍饈，更做為身分與地位的象徵；能在收到皇帝賜給福字之外，也收到鹿肉，福祿雙全。然後在宮廷內擺設富貴吉祥意涵的水仙，做為迎向新年的歲朝清供，藉水仙綻放迎接新春佳節，重啟新的一年輪序。

結論

過去人們從觀察氣候、物候和累積生活經驗，歸結出一套應對和適應環境變換，並在特定時刻進行特定儀式的時間觀。這個一年有四

時、十二月令、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的時間概念，除了以文字紀錄，持續作為現代社會的日常指引，時間的樣子也被呈現在器物 and 書畫的藝術創作上。而源自北方民族的清朝，繼承中原政權，同時也總結了傳統的時間觀；從院藏清宮舊藏有關節令古籍、文獻、器物、書畫上，觀看到清朝從冬至、元旦、萬壽三大節的非常時間，以及春夏秋冬四時的尋常時分；既遵照漢地習俗辦理傳統節儀，又展現滿、蒙原有習尚的多元民族文化共存的特色，以及各種反映環境變換、人地互動文化發展的時間相關活動。新的一年開端，期盼觀眾跟著故宮精選的院藏 121 組展件，看典籍、文獻中應對時間的活動描述，以及時間表現在書畫、器物上的模樣，一同迎接新禧。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1. (晉)郭璞注，《爾雅》(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光緒間遵義黎氏刊古逸叢書初印校樣本)，卷中，〈釋天第八〉，頁 6。
2. (晉)郭璞注，《爾雅》，卷中，〈釋天第八〉，頁 10。
3. (晉)孔晁注，趙鳳光序，徐丁麟識，《逸周書》(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間姜士昌刊本)，〈時訓解第五十二〉，頁 1-4。
4. (清)趙爾巽編纂，《清史稿》(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卷 63，〈禮志七〉，頁 2621。
5. (清)慶柱編纂，《國朝宮史續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卷 62，〈聖製瀛臺雪景詩〉，頁 533。
6. (清)潘榮陞，《帝京歲時紀勝》(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上元〉，頁 10。
7. (清)趙爾巽編纂，《清史稿》，〈志六十九·樂一〉，頁 2757。
8. 超揆(文果)為清代畫僧，是明四家文徵明曾孫文震亨之子，所作〈無疆壽量頌〉推測為祝賀康熙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孝莊文皇后壽辰所作。
9. (清)潘榮陞，《帝京歲時紀勝》，〈三月〉，頁 16。
10. 錠子藥是紫金錠、蟾酥錠、離宮錠、鹽水錠統稱。
11. 八蜡是先嗇(神農)、司嗇(后稷)、農(農官之神)、郵表畷(茅棚、地頭和井)、貓虎(防備田鼠、山豬之神)、坊(堤防)、水庸(城隍)、昆蟲(害蟲)，含開闢道路、保護禾苗以及驅除蟲鼠各職責的八種與農事相關神祇。

參考書目：

1. (清)趙爾巽編纂，《清史稿》，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
2. (清)慶柱編纂，《國朝宮史續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